

新世纪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



□鲍远福

《死在火星上》《云氏猜想》《宇宙的边缘世界》《天阿降临》《千年回溯》等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语境、体现中国风貌、传递中国精神的网络科幻小说佳作,形成了“硬科幻”、“软科幻”以及“混合科幻”三种内容形态以及“生物向”、“生化向”、“人工智能向”与“超文明向”四类故事形态的叙事维度与文本谱系。

二

总的来说,新世纪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的话语逻辑包括四个面向。一是人类对所有未知生命(包括外星人、电子人、变异人以及其他怪物)的猎奇心态本能地驱动艺术想象的结果。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肇始,以“怪物”为表征的“智慧型他者”就已演变为人类科幻文艺实践中常演不衰的母题,也从侧面展现了“后人类叙事”的形象学“源头”。

二是建立在这种猎奇心态之上的好奇与恐惧在艺术想象过程的另类“投射”。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人类对“异类”和“他者”总是充满防范和戒惧心理,人类的生命本能中也隐含攻击性,因此也会害怕受到其他物种的攻击。因此人类的科幻叙事也在经年累月的书写实践中建构了与此主题相关的想象谱系。

三是人类基于自身生存环境、社会制度、文化模式和人性原则而虚构出来的“乌托邦”“恶托邦”混合体。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规定性在于他们总会把眼光从“此岸世界”投向“彼岸世界”,立足于现实去想象未来,构建与现实形成“对立关系”的“异域乌托邦”,以此反观和“折射”人类的价值和属性,并设想人类因为丧失了“人性”而转化为“非人”,进而人类身上的“兽性”被激发及其有可能引发的结果;或者反过来,非人的兽类进化并转型为更有人性的文明系统,形成人的“兽化”与兽的“人化”充满张力的审美范式和讽喻性文本,以此对社会和科技发展所引发的“人之异化”境况发出警示。

四是科幻文艺对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人性内涵与技术进步关系的反思在叙事伦理上的体现。千百年来,当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内在驱动力的科学与技术传播媒介反过来变为宰制和支配人类的“异己”存在时,在科幻文艺作品中被描述为“美丽新世界”的人类未来就演变成一个映射现实生活的“未来异托邦”,它是现实生活“理想范型”的另类“镜像”或“景观”,凸显了追求完美的人类难以言明却又如幽灵一般萦怀的对于无节制的科技进步的恐慌与忧惧。科幻小说、影视、游戏和动漫等蕴含技术价值取向的艺术形

态,其本质在于反思和凝照现实,而不仅是作为营造某种“间离认知”和“叙述时空体”的工具(达科·苏恩文语),它们所建构的奇思妙想,奇幻旅程或“异时空经验”仅仅是科幻叙事的手段,而其根本的意图却是借助这些非现实因素来揭示由现实世界演化和技术革新可能带来的“反人类”和“反人性”后果,而这种后果恰恰是当下的生活必须警惕的,所以,建基于此类话语逻辑之上的“后人类叙事”就天然地带有某种先锋性和批判意味。

三

网络科幻小说正是在上述“后人类叙事”的理论视野下,从技术与审美、自然与人文的关系维度去揭示和阐发人类的文艺实践对于“非人的智慧他者”的情感态度、道德审视与价值判断。依据科幻文艺的叙事逻辑和“后人类叙事”的标准来厘定网络科幻小说20年的创作,我们可以将其所涉及的叙事形态与话语范式设定为四种基本类型与八种“亚类”。

第一种叙事类型揭示了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人类形象的解构与重塑,其要义是重新厘定“人”与“非人”的关系,在一种新的角色设定的话语坐标中重新阐释“人之为人的”审美内涵。此类网络科幻小说中的“后人类”具有复杂的面貌,投射了人类对自我身份定位与身体实践的审美反思,表现了作为人类中心主义文化对应物与人类生命政治镜象的“后人类形态”。前者体现了人和其他“类人”智慧生物间的生命伦理关系,例如Raystrom的《寻找人类》中进化出自我意识的细菌生命“绿星人”,彩虹之门(《地球纪元》)中由人类制造出来的“等离子生命体”“恒星人”。后者则指向人类如何处理自我生命的异化问题,涉及主观情感与自由精神、生命源力与独立意志的表征与变异,例如黑天魔神的《废土》中因核辐射影响或受到跨物种菌株感染而进化的新人类“寄生土”与“寄生将”,烟雨江南的《狩魔手记》中因生物药剂改造或外星物种“寄生”而变异并拥有异能的变种人。这种模式的“后人类”仍然具有自然生命的生物学属性,只不过更加健壮、聪明、迅捷与强大,因此可以称为“生物向”的“后人类叙事”。

第二种叙事类型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新人类”或“超人类”,可以将这种“叙事面向”理解为网络科幻小说所塑造的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新人”形象。作为一种全新的“泛智慧型生命”,它们在生物学上的特征及其与旧人类物种之间的联系也被技术手

段彻底地改变了,在分子、基因和算法的层面,生命本身向着政治“敞开”了。在网络科幻小说中,这种“新人”形象,或是通过基因编辑、生化改造与生物克隆而被制造出来的“强化型生命”,例如烟雨江南《天阿降临》中的主人公楚君归,他是由镶嵌在基因片段中的生物芯片和超强身体素质结合所产生的克隆人,是能够征战星海任何角落、具有超强环境适应能力的深空战士;或是通过人机交互、算法逻辑和思维加速重塑后的“新人类”,例如彩虹之门《重生之超级舰队》中将生命意识与宇宙飞船主脑合为一体的萧宇;智齿的《文明》中在宇宙流浪、能够不断自我复制的“伊卡洛斯生命体”,以及《寻找人类》中拥有自主智慧并跨越物质空间与生物界限而作为一种超然生命存在的“三智者”,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生化向”的“后人类叙事”。

第三种叙事类型是好莱坞科幻影视、数码游戏和“二次元”动漫所塑造的超级智慧生命在网络科幻小说中的“复现”,包括各种外星智慧生命和拥有异能的“超人类”,例如文明程度“类神”的超级智慧或外星人。外星人在网络科幻小说叙事构建的“宇宙生态圈”中属于常见角色,它们包含超级技术与宇宙秩序的掌控者,如《文明》中的雷星文明、凤星文明和沙星文明(人类),火中物《千年回溯》中对人类充满恶意的“复眼者”及其背后来自于上一宇宙“世代”的操纵者“虚族”文明以及《深空之下》中制造了“直立智人种”(包括人类)生命体系的“播种者文明”和“白矮星巨兽”以及《天阿降临》中细胞聚合生命“雾族”和“量子态生命”等。其次是拥有异能的“超人类”“类人生命”,其最典型代表是《狩魔手记》中的苏,他身上融合了人类、变异生物以及外星“贝因都萨”神族的基因,拥有不死之身、细胞再生以及战斗异能,还有里其的《云氏猜想》中能够在多维空间中生存的智慧生命“光粒人”和“硼基生命”,我们可

以统称为“超文明向”的“后人类叙事”。

第四种叙事类型指的是包括智能机器人(不一定是纯粹的“人工智能”)和“赛博格”在内的后人类。前者的典型代表有《寻找人类》中的“父亲”和“原型”,《文明》中以地核为主脑的“降临者”,猫腻《间客》中的主脑“飞利浦”,《地球纪元》中的“机器人帝国”,天瑞说符《死在火星上》中的“老猫”以及《千年回溯》中的“镭/繁星”等等,它们都是“强人工智能”形态的机械生命。后者则是“唐娜·哈拉维式”“控制生物体”,即利用生化技术和人机接口技术拼接起来的“赛博格”,它们是典型的“科幻小说角色”。《废土》中被改造成为隐月城运营和控制中枢的“生物智脑”是人脑和计算机程序拼接起来的智能生命,最终永恒《深空之下》中的“NT新人类”是生物芯片、数据流(包)、生物“湿介”和机械装置“聚合形态”作为生命意识载体的“超人类”。机器人、人工智能和“赛博格”及其构建的“人工智能向”“后人类叙事”作为科幻文艺“异形话语隐喻”的典型代表,从来都不会在网络科幻小说创作中缺席。

总之,出色的网络科幻作家或者优秀网络科幻小说都应该具有超越国族甚至人类主体的胸怀和格局,对于宇宙万物和所有的生命形态的终极走向及其命运变幻,出色的作家作品也能够作出合乎情理与逻辑的叙事话语构建。网络科幻小说“后人类叙事”的初衷也许并不在于对科技、幻想和未来世界的疯狂设定,而在于讲述一个个脍炙人口且能直接叩问人性和灵魂、并足以引发读者沉下心来思考宇宙中所有的生命形态在宏观诗学的维度上可能发生的故事。因此,包括网络科幻小说在内的所有科幻作品虽然是基于某种科学幻想所构建起来的“哥特式狂想”,但其生命政治反思的本质却又是最为接近现实生活,并且对现实世界充满着警示(通过寓言、象征、隐喻、反讽等审美手段)意味,体现在在“后人类”这一整体性语境下人类与“智慧型异类”之间在生命权力的分配与治理、生命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护等各个维度中所折射出来的叙事伦理与美学张力。

网络文学正在进行现实题材的审美转向

□禹建湘

网络文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类型小说尤其是玄幻类、穿越类成为主流,这些作品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金手指”来架构神奇故事,激发了读者的“悦读”兴致,但终因缺乏生活根基、停留于“打怪升级”的叙事套路中而日渐其弊,网络文学如何反映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近几年,为加强对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的引导,中国作协连续4年明确扶持观照现实生活、描绘新时代新气象的网络文学选题。有数据显示:2017年网络文学头部平台的现实题材作品数量已超过玄幻题材作品,2018年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占比高达65.1%,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排行榜半数现实题材,2020年现实题材成为“网文重工”,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被影视改编的比例大幅增长。由此可见,网络文学正在进行现实题材的审美转向。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迅猛兴起,与其说是一种审美的转向,不如说是一种回归。网络文学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其面貌与传统文学作品并无本质区别,内容大多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涵盖了青春情感、都市生活、家庭职场等常见主题,涌现出不少描写细腻、引发读者强烈共鸣、影响颇深的佳作。随着网络文学产业化发展,部分写手、网站为了增加点击量,抓住网民的猎奇心理,从而剑走偏锋,把目光投向诸如黑社会、性爱体验、社会隐私、基调灰暗的官场黑幕等领域,生产大量粗制滥造、博人眼球的低俗之作。网络文学失序的现实题材创作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应,国家有关部门多次组织净网行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对网络文学进行严格的审查



与控制。由此,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范围大大缩小,多局限于校园、职场等狭小空间,生命力日益萎缩。

2003年,起点中文网成功探索出VIP付费订阅模式,引领网络文学走向产业化,玄幻题材由是强势崛起。正如许苗苗所说,“现实题材日渐衰退、玄幻题材风靡一时,一方面是出自对监管的回避和自保,另一方面则源自网站作为经济实体市场策略的推动。”因为玄幻类型题材娱乐性强,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盈利能力远超现实题材作品,一经出现,即受到文学网站的青睐与产业的扶植,因此,占尽天时地利的玄幻类小说迅速崛起,一跃成为网络文学中规模最大、创收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主流形态,甚至一度掩盖了其他类型的存在,成为网络文学的代名词。

但就如曾经灰暗的现实题材引起监管部门的担忧一样,脱离现实的玄幻题材同样引发了监管部门的担忧。为了重新激发现实题材的创作活力,将凌空高蹈的网络文学导向现实,政府部门、网站、写手、批评家以及社会舆论都付出了诸多努力。2015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年度性网络文学推优、中国作协的网络文学排行榜评选都对追求真善美、传播正能量的现实题材作品表现出明显的侧重。在2018年的“中国网络文学20年发展研讨会”上,主办方推选出20部优秀作品,并明确表示,此次评选不仅考虑到文学性、思想性因素,还强调作品的正能量引导作用。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与中国作协联合举办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网络文学优秀作品评选暨2019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活动”,在入选的25部作品中,把握时代脉搏、紧跟社会步伐的现实题材作品和如实表现伟大历史进程的历史题材作品占了绝大多数。正如欧阳友权所言:“经政府倡导、文学赛事推介和公共舆论的积极引导,我国现实题材网络创作增长迅速,出现了一批主题格调健康、艺术质量上乘、社会效益凸显的现实题材佳作。”

同时,影视界也掀起了现实题材网文IP改编热潮,《欢乐颂》

《大江大河》《都挺好》等影视作品或展现了历史变革中的风起云涌,或切中当今社会的痛点和热点话题,在引发收视热潮的同时,也引起了广大观众的热烈讨论,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现实题材的高调入场,打破了玄幻题材一家独大的局面,推动了网络文学的现实转向,是网络文学主流化的重要标志。更重要的是,在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审美转向的驱动下,玄幻仙侠、穿越历史类作品也在保留丰沛想象力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吸收利用、对主流价值观的正面弘扬,呈现出积极健康的整体面貌。

现实题材创作热潮的出现固然可喜,但是,现实题材网文井喷的繁荣表象下也存在一些致命顽疾,这要引起我们重视。当前,现实题材网络文学质量参差不齐,短板突出。部分作品只是浮光掠影地抽取生活碎片,停留在对生活表象的粗浅描摹上,缺乏细节支撑,未能深入表现生活的真相。一些作品存在“主题先行”的毛病,脱离生活实际,过于理想化、模式化,沦为为理论和观念的生硬演绎。现实题材还是依据玄幻题材来架构故事,主人公被高度神化,形象同质化严重,言行缺乏逻辑合理性,单纯成为“真善美”的具象化身,缺乏烟火气息,本质上是一种“伪现实主义”。这些网络文学打着现实主义旗号,却与真正的生活相隔万里,严重损害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内核,常常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

如何提升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质量,最重要的是在尊重“爽文化”的“悦读”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彰显文学的精神价值,要蕴含着理想精神与现实情怀。网络文学观照现实,归根结底是关涉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是生命力的体验与彰显,是艺术显现的审美之光。网络文学的遗传密码是“人的学问”,应为人民而作,为伟大时代而作。网络文学要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现实题材叙事要符合生活规律、情感逻辑、历史规律,艺术表现要极富感染力,充满艺术生机。总之,从“玄幻满屏”到现实题材升温,网络文学观照现实也从“自发时期”过渡到“自觉时期”,网络文学只有迈过现实主义精神这道“门槛”,才能创造出真正的鸿篇巨制。

虽然网络文学在很多时候以架空世界为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空间构造不具备现实性。相较于上个世纪武侠小说的辽汉之争、夷夏之辨,新世纪兴起的玄幻网络文学则更多地诉诸四方融合的“天下观”。当武侠小说以民族文化国家作为渲染正统和悲情的主要元素时,玄幻网文已经不再纠结于上述问题,多元共生成为诸多玄幻武侠先验的世界观,并由此决定了它们的空间想象。

金庸的小说之所以在众多武侠小说中脱颖而出,原因之一即为金庸以民族文化的情怀将武侠小说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从郭靖、杨过式的汉族英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到萧峰式的少数民族英雄(《天龙八部》),最后到韦小宝式的“杂种”英雄(《鹿鼎记》),展现了武侠小说民族观的扩大。但是无论是对民族优劣的比较走到对民族间地位是否平等的思考,还是将民族对抗的故事讲成民族同化、统一的故事,其中一以贯之的,是以民族文化国家为思考单位的世界观。

相较而言,当下商业与情怀“双赢”的网文作品,如跳舞的《恶魔法则》、猫腻的《将夜》以及天下归元的《扶摇皇后》等,在空间感上超越了传统武侠的设定。跳舞在《恶魔法则》中设定了一个立体化的多元文明世界,帝国文明与神魔文明分庭抗礼,此外还有超然独立的魔法文明、失落的大雪山文明、没落的骑士文明、落后的南洋文明,被定性为罪民文明的精灵、龙族、兽人、矮人文明,以及被抹去痕迹的魔法文明。既有海洋文明,也有游牧文明。既有神文明,也有巫文明、魔法文明。他们各有自己的生活和方式。猫腻在《将夜》中对世界的设置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昊天道门为最高文明,此外还有书院、佛宗、魔宗,以及荒人文明。在国、族、部落的交织中,人们以文明为最高认同,建立起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扶摇皇后》的五洲大陆也以不同的文化、文明作为区分五个国度的分界,并且以五洲大同的结局表达了多文明融合的理想。这些作品代表性地展现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各个文明有不同的信仰、信念、思维方式与认知结构,他们彼此接触的过程中充满冲突与对话。民族的概念淡去,兴起的是文明的概念。民族的边界(无论有形的,还是心理的)都不复存在,代之以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冲突。

从武侠的“民族”到网文的“天下”,通俗文学在空间观方面的变动,不仅取决于作家际际的更替,而且取决于整体意识形态的变动。新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使得既有的民族主义思维方式式微,亨廷

顿所谓“文明冲突”逐渐成为空间政治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全球化使得贸易和文化交流愈加紧密和频繁,原有许多民族主义问题似乎不再成为问题;另一方面,文明的分歧和争议渗透了空间政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文化归属、思想归属代替民族、种族成为身份认同的主要内容。文明认同将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不仅超越国与国这样的政治实体,主导世界关系与多级格局,而且下沉到每一个个人,在新的空间关系中重新认识自我。《将夜》中,书楼被称为“旧书库”,因为只有“思想才是新鲜的”,世界便是怎样,反之亦然。“认同”作为文明的凝聚力,为世界区分出多元文明的形态。

文明的差异、冲突以及理解通道的找寻,成为当下空间政治的重要议题。想象文明差异,思考冲突和寻求融合,正成为诸多网络文学的基本叙事动力。网文的“多文明”“天下”这一设定正是在回应这个问题。各执一词是由于“立场不同,道理万千”,是文明与文明的差异,造成了思想与文化认同上的诸多分歧。《恶魔法则》中,神有神的诉求,魔族有魔族的愿望,精灵族有他们的信仰,龙族有自己所以为的荣光,人类有人类的行事逻辑,他们(女神、魔王、精灵王等)由是缠斗;《将夜》中,昊天既是信徒所惧怕的冥王,也是佛宗所记载的明王。光明与黑暗、崇高与卑鄙、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都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建立在不同的世界体系中;《扶摇皇后》五洲大陆的分崩离析,阴谋权斗,也在于价值序列的差异性。

如此设置“文明的冲突”,使得网文获得了相较于武侠更具有“对话性”的意味层次感。《恶魔法则》中人类的各个族群,人与兽,或是龙族、精灵族、兽人族等,他们各有自己的生活和方式。作品并非贬此褒彼,人类也好,龙族也好,或者是皇家、贵族、魔法师、武士,作品都没有将之平面化,而是写出了各自的复杂性。他们各有不同的信仰、信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彼此接触过程中相互对照。作品甚至借助由蛇化身的美杜莎来审视、反思“人性”的矛盾和问题。借精灵族王落雪的口,来反思“人类的历史,不正是一部同类之间杀戮的过程吗?不管这个世界也好,甚至连杜维的前世那个世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正是这些复杂性和对话性,丰富了作品的意义表达。

网文并不是“非现实的”,相反,无论其背景如何“架空”,“现实”都深入网文的表达体系,构成了网文的先验。从武侠的“民族”到网文的“天下”,网文空间观的转换所书写的正是当下新的地理政治和身份认同。

□李玮

从武侠的「民族」到网文的「天下」